

独弟以为不然，只要用极软羊毫落纸，不怕不正，不怕不著意把持，浮浅恍惚之患，自然静矣。”对梁同书的这一见解，在他之前，也已有人在说，如宋代姜夔，在他的《续书谱·用笔》一节，就说“心正则笔正”与“意在笔前，字居心后”，皆名言也。此外还有梁同书之后的周星莲，也在他的《临池管见》一文中表示，柳公权的“心正则笔正”，所说无非是书法用笔之道，“笔正则锋易正”，中锋即是正锋。为了证明他的观点，他还在文中进一步强调，“古人谓心正则气正，天定则腕活，腕活则笔端，笔端则墨注，墨注则神凝，神凝则象滋，无意而皆意，不法而皆法，此正是先天一著工夫，省却多少言思拟议，所谓一了百了也。”

这些从技法上生发出来的观点，与“人品”说的观点相映照，对于解读柳公权“心正则笔正”的理念，对全方位、多角度领悟柳公权书法，是不无裨益的。

柳公权终其一生，“侍书”于皇室，能有这样的情操，实属不易。尽管如此，他也绝不偏溺此一端，苦心孤诣，研习他学，使他终至“博贯经术，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庄周书尤邃，每解一义，必数十百言。”这是《新唐书》对柳公权的评价，并言及他在修习儒家经典的同时，又不废《庄子》之术，而且深得精微。从儒、佛、道的义理出发，综合三者的优秀成分，认真汲取，以养心灵。为此，柳公权创作了许多书法作品，像著名的《金刚经》，他就多次书写过，如今在敦煌遗珍中，还能看到原初的拓本，而在前人著录中，似还要多一些。此外还有《清静经》、《度人经》，以及《回元观钟楼铭》、《复东林寺碑》等，而最著名者还数后人简称的《玄秘塔铭》，那几乎就是柳公权书法作品的经典了。

在柳公权时代之前，可谓名家林立，超越前人，自成为一种新的书体，该是难上加难的。但他迎难而上，积其数十年孜孜不倦的磨炼和追索，熔铸百家之长，终于创造出独具新理念的“柳体”书法，在唐之中晚期，一新面目，一展风采。

至此我们不得不请出另一位书品和人品俱佳的人物来。他就是书风冠绝古今的颜真卿，因为人们通常要说书法的境界，是少不了把他二人联系在一起的，是所谓“颜筋柳骨”。

前人对此已有不可辩驳的定论，认为书法无“筋”则没有精神，无“骨”则没有力量。晋时的卫夫人，就在《笔阵图》中说，“善力者多骨，不善力者多肉；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，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。”她这一说，为书法的优劣定下了一个调子，此后书学史上，凡论书者，莫不依此为圭臬，及言



神策军碑 国家图书馆藏

“点如坠石”的效果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点即需凝聚自身的全部力量来完成，而且不能剑拔弩张，要既有力气，又有秀气，是为书法家内心世界的表达，这就是“骨”感了。

当今所谓时尚美女的，是从“骨感”中透出一种媚态来，而书法上的“骨感”则是表达一种力量。

美学家宗白华就说，书法作品的“骨”，就是笔墨落纸有力，突出从内部发挥力量，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，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的力量。

力量在此，就有了一个特定的指向。那么书法中的“筋”呢？比起“骨”来，意义就多了一些，或指向笔锋，或指向执笔悬腕作书时，筋脉贯通有势。所谓“颜筋柳骨”，是比较两位大家的艺术特点，并非说颜真卿的书法有筋无骨，也不是说柳公权的书法有骨无筋，而是说他们二人之间，颜书筋脉重一些，但同时也有骨感，而柳书骨气重一些，但也有筋脉。